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部 东北(1946—1948)	1
1. 定亲	1
2. 饿豹在林海中觅食	22
3. 远藤薰一老师	29
4. 花杂果子	39
5. 血战四平	51
6. 媒妁	57
7. 大雪中的小木屋	66
8. 攻打锦州	86
9. 大凌河之约	100
10. 战神	116
第二部 中原(1949—1950)	142
1. 路阳出生	142
2. 兵败青树坪	154
3. 舐犊之情	163
第三部 河北(1950—1954)	174
1. 邵越	174
2. 同学相聚	185
3. 难产	193

第四部 湖南(1955—1964)	205
1. 孩子	205
2. 大尉茹科夫和少尉女翻译	212
3. 较量	227
4. 渴望战争	244
5. 饥饿	250
6. 痴呆	255
7. 豹困樊笼	272
第五部 四川(1964—1975)	277
1. 恩恩相报	277
2. 德米来信	300
3. 软禁	305
4. 又见战场	317
5. 退役	338
6. 把我的老婆交给我	350
7. 父子	370
8. 不打仗不洗脚	383
9. 69式自动手枪	391
第六部 湖北(1975—1996)	406
1. 老家	406
2. 倒踢紫金冠	424
3. 属于天空的孩子	436
4. 似水流年	449
5. 生日	465
6. 飘向空中的树叶	479
7. 日落日出	489
邓一光作品年表	504

第一部 东 北 (1946—1948)



1. 定 亲

关山林和乌云的婚姻，要说起来，还得算是合江省军区司令员方强做的媒。

1945年8月15日，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抗

战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中共中央当机立断，派出了彭真、陈云、张闻天、高岗、林彪、罗荣桓等近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近二十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调集十万大军和两万干部进入东北抢占地盘，关山林就是那个时候带着一支由他的老四十八团连排长组成的干部队从冀西到东北来的。关山林原来是四十八团团团长，出关后，他带领的干部队边走边收罗人马，等到了合江省时，他的部队已经恢复了团的建制，以后又陆续收编了一个保安团，一个警察总署，一支民间抗日（有时也干些打家劫舍绑票砸窑的事）的响马骑兵大队，这样部队日渐丰满起来，到了1946年合江省军区整编的时候，关山林就当上了独立旅旅长。

关山林打起仗来很厉害，不要命。独立旅政治委员金可说，关山林这人听不得枪响，一听见枪响就疯了。金可是关山林的老搭档，在四十八团时就给关山林当政治委员，他说这种话，绝对是有原因的。举例子说，那年四十八团在冀西张北和一支日军火并，四十八团攻，日军守，两厢实力相当，四十八团攻了好几次都没攻下来。张北有一段长城，日军就是以那段长城为据守和四十八团对峙的。关山林眼看攻不下日军，急了，跑到前面去把担任主攻营的营长大骂了一通。关山林说，长城是中国人的长城，你狗日的让小日本趴在长城上打我们，你就不冒心火？！骂完以后，脱光了膀子，勾身抱起一挺歪把子机关枪，转身红着眼对通讯主任吼道：传我的令，命令全团一个不留，全跟着我上！冲锋号一响，四十八团倾巢出动，马蜂搅了窝似地扑向日军阵地，一个个嗷嗷叫着往长城上爬。那一仗打得壮烈，明明是一副和棋，硬是生生让关山林给做赢了。虽然四十八团伤亡也不小，但打死了日军四百多，活捉了五十多，还击毙了一个联队长，缴获了不少枪枝弹药，毕竟是赚多赔少。为此，军区特地召开庆功大会，给关山林披红戴花。关山林坐在主席台上，那个得意劲儿，一张铜皮似的脸笑得稀烂。所以金可就对关山林说，老虎，你害耳聋

就好了，你要成了一头聋骡子，就听不到枪响了，你要听不到枪响，就不会发疯了。关山林在春风得意的时候从来不发恼，听了金可这话，只知道仰头冲天哈哈大笑。

关山林仗打得好，到哪里都是主力团队。有了名望，不免就有些骄傲，平时说话办事没有个尺寸。部队出关后，捡了不少关东军的洋捞，武器被服什么的，都是抗战八年急需的。过去打仗寒碜够了，有时候要打稍厚一点儿的城楼，得到处去张罗着借炮。有一次关山林找别的部队借了一门山炮、两发炮弹，等仗打下来了，借炮的那个团长硬讹着关山林要去了一半的战利品。关山林说，我打仗，你收高利贷，你这不是跟地主老财一样了吗？那个团长说，没有我的炮，你拿什么打？你拿人肉做炮弹？谁叫你没有炮！一句话，把关山林噎在那里开口不得。现在情况全变了，关山林是最早进入东北的，那个时候东北遍地是黄金，关东军的军营里、仓库里，甚至连野外的山洞里，到处都是武器装备，机枪一箱箱地没开封，野炮堆在那里没人管，老百姓只知道拆了炮车轱辘去做大车轮子，部队去了，打开仓库可着心地捞，完全捞足了。虽然后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来命令，武器装备要统一分配，但命令是命令，孩子多了，谁能保证不掖藏下个仨瓜俩枣的？关山林还是做了财主。关山林眼瞅着部队的装备日新月异，心里一高兴，就说，要照这个样子，抗战再打一个八年也不亏。关山林这话正好被军区政治部主任张如屏听到了，张如屏指着关山林的鼻子说，老虎，你这是什么话，小日本侵占了我们整整八年，老百姓水深火热，谁都熬急了，就你没有觉得够，还想再来个八年，你这话，犯原则。关山林瞪着一双外凸的豹子眼说，尿！犯什么原则，我说的是装备，又没说侵占，这完全是懒婆娘睡在热炕上，一手搂着儿子，一手搂着男人，两码子事！张如屏和关山林是老乡，平时两人关系不错，下大雨刮小风的时候，张如屏还爱跑到独立旅找关山林闹两口包谷烧酒喝，他知道

关山林这人说话没多少心眼，也不和他争，一笑了之。

关东军在东三省是向苏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贝加尔方面军投降的。日本关东军的主力部队根本不理睬抗联，他们恨透了这些兵不兵民不民，在白山黑水之间和他们纠缠了整整八年的民间武装，虽然后来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阵容是由关内来的老八路构成的，关东军仍然不服气，拒绝向抗联交枪。但是抗联也不是好欺侮的，憋着气和你小日本干了八年，天天被你小日本追得钻老林子，睡荒屯子，嚼雪团啃树皮，受的不是人罪，这回逮着一个出气的机会，如何肯轻易放过！你不交枪，我就打你，反正你是在投降仪式上当着全世界人民的面签了字的，这就好比跟打缚了膀子的人似的，未必你还敢还手不成？这样，部队软吃硬拿，多多少少还是接收了一些日本军队的投降，其中还包括一些日本垦荒团。垦荒团其实是日本的移民老百姓，那里面有不少年轻的女人。日本女人长得都很漂亮，白白净净的，收拾得很整齐，走起路来都是莲花碎步，小腰扭得跟杨柳枝似的，见到男人，老远就站下，恭恭敬敬地弯着腰低着头，男人无论说什么，她们都轻声细气地说一声嗨伊，温顺得像小猫。有一次，军区的首长和省里的领导在一起吃饭，军区司令员方强、政委兼省委书记李范五、省长李延禄、三五九旅的刘转连旅长、晏福生政委都在场，关山林的独立旅虽然不能和三五九旅这样的王牌军比，但在合江省军区仍是主力部队，所以这种场合大凡都有他。吃着饭，关山林想起来了，笑着对一旁的三五九旅副旅长谭支林说，妈的，日本娘们那个软和劲儿，天生就是给人做老婆的！谭支林也笑，说，好是好，可日本话谁懂，要讨一个来做老婆，还不跟讨一个哑巴似的。关山林说，谁说不懂，巴格亚鲁、米西米西、通通的、梭嘎的干活，这不是日本话是什么？谭支林说，还有呢？过日子，你不能总说这两句吧，你还得说些别的什么吧？关山林举着筷子瞪着眼想了半天，再没有想起什么新词来，于是不无遗憾地说，还

真是的，打了八年仗，和人家做了八年对头，全用枪做了嘴了，除了这几句，别的什么也不会，你说这事闹的。大家听罢就笑，说这事怎么都没有想到。不过学不学日本话也没多大关系，反正和小日本的仗打完了，鬼子已彻底认了输，以后恐怕也不可能把仗打到日本去，不会就不会吧。这些话，正巧被坐在邻桌的方强听到了。方强当时没有说什么，隔天军区开干部大会，轮到方强讲话，方强讲完了形势和任务，说他还想多讲两句。方强多讲的两句是这样的：我们有些同志，以为八年抗战胜利了，小日本打跑了，革命就成功了，消极的思想也滋生了，开始有了撂挑子享乐的念头。我们有的平时打仗很勇敢的团长旅长，甚至还想讨一个日本女人来做老婆，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要不得！关山林坐在台下，正捏着铅笔头咬牙切齿地一横一竖往本子上记着笔记。关山林没读几年书，识字不多，字写得鸡扒似的歪歪扭扭，有些生字还得画符号来代替。关山林听司令员这么一说，当时就愣住了，心想，这话是我说过的呀！我在下面说的话，你怎么给端到台上说去了？心里这么想，没忍住，站起来就冲台上的方强说，司令员，我只说过日本娘们软和劲儿，天生是给人做老婆的，我没有说想讨一个来做老婆呀。我就是真想了，我能说出来吗？台下的人本来都认认真真坐在那里听司令员讲话，关山林这么粗喉咙大嗓门地一嚷，大家都没憋住，哄堂大笑起来。

干部大会开完后，关山林气冲冲地去找方强。关山林进屋后也不坐，板着一张脸说，司令员，我对你有意见！我在下面说的玩笑话，本来不是那么回事，你给我当众晾在人面前，你这样做，是故意出我的丑，让我下不来台！方强作了报告，口渴，正在那里喝水，一口一口地烫得正带劲。方强当时拿关山林的话由子来说，主要是想找个例子来说明干部战士中间的一些消极情绪，并没有别的意思，事后一想，这个例子确实举得不是地方，但既然这话是当着全军区干部的面说出来的，他一个司令员，当

然不能把话收回来。方强放下茶缸，说，我说那个例子，没有说是你关老虎说的嘛，我说是你说的吗？我点了你的名了吗？关山林气鼓鼓地说，名倒是没点，可这和点了没什么区别！方强说，怎么没区别？关山林说，我不是当人的面站起来承认了吗？方强哈哈大笑道，这就对了，这就搞清楚了，并不是我点了你的名，是你自己站出来的嘛，你当众脱裤子，这怪得了谁？方强把关山林绕了进去，又嘻嘻哈哈扯了些野棉花的话，把关山林打发走了。等关山林一离开，方强重新端起冷了的开水喝着，心想，关山林是1928年三打光山时参军的老红军，论战功，大仗小仗打了数百场，论年龄，也是三十五六的人了，这些年一天到晚忙着打仗，老婆也没讨上一个，也难怪说一些风凉话了。这么一想，就差人去把政治部主任张如屏找来。张如屏一进门，方强劈头就问，像独立旅关旅长那样没有老婆的，咱们军区干部中还有多少？张如屏愣了一下，后来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方强说的和关旅长一样的，那是当时部队解决家属问题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有三条，一是年龄要够二十六岁，二是军龄要满八年，三是职务要上正团级，号称二六八团这三条要不够，你就是白胡子一大把了，也只配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讨老婆。张如屏明白过来，就说，咱们军区，像关旅长这样的，还有七八个；像副参谋长张坤、四支队队长李有财、保安团团长林福祥，主要集中在作战部队指挥员中，他们搞对象的机会少，所以情况比较严重。方强说，这怎么行，这些人都是我们党经过严峻考验出来的好同志，人家为革命流血流汗，把命都豁上了，咱们连老婆都不能给人家解决，这个命还有个什么革头？张如屏心里想，关山林只说了日本女人天生是做老婆的命，你就说人家消极情绪，你一个司令员，你说没有老婆革命就没有革头，你这算什么情绪？心里这么想，嘴上却说，不是我们没做工作，是工作难做，军区里女同志本来就不多，大家都抢，没结婚的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早都

名花有主了，我有什么办法？方强说，我们自己的女同志少，不能找地方上想点儿办法？张如屏说，地方上也和我们的情况一样，女干部都成了沙堆里的金子。再说，我们的要求比地方上要高，要的是尖子，你要人家的尖子，人家怎么会干，死也不会干。现在的情况是大家都缺人，三五九旅刘转连还在打我们的主意呢。方强一听，浑身一机灵，警觉地说，什么？刘转连还想抢我们的人？不行！这事说什么也不行！肥水不落外人田！听着，从现在开始，凡是我们军区的女同志，一个个都给我看牢，生死都不许离开一步，谁要放走一个，我拿他是问！张如屏说，就算这样，也是粥少僧多，锅里几粒米，数都数得清，不够和尚们分的。方强说，你再想想办法，你不是鬼点子多吗？张如屏摊着双手说，这能想什么办法，这又不是粮草，可以打大户，再不济，草根树皮也能抵挡一阵子，吃肉是命，嚼糠也是命，横竖混个肚儿饱。老婆的事，得是大活人，还得是各方面条件合适的大活人，我能弄什么来凑合？方强听张如屏说得有理，便摸着下颏在屋里走来走去地转圈。方强毕竟是司令员，高瞻远瞩，这么三转两转，就让他把主意给转出来了。方强说，办法有了，咱们这样，在部队的干部战士家里找，谁家有姐姐妹妹的，都提供出来，一律提供出来，谁也不许藏着掖着。咱们上万名干部战士，这样一找，还不找出个加强团来？什么样的主儿找不着？但是，这事要注意两条，一是不能违反群众政策，人家女方有主了的，或者是不愿意的，千万别强迫，再就是各方面条件都不能降低，咱们为干部找对象，要闹就得闹最好的，要让人家看着就眼馋！这事就这么定了，由你们政治部去办，办得越快越好！

张如屏接下了任务，回去就动手张罗起这事来，先做调查了解工作，一了解还真给了解出不少人选来，其中有一个，还就在关山林的独立旅里，当然不是女同志本人，是女同志的哥哥。关山林手下有个骑兵连长，叫巴托尔，是蒙古族人，祖籍是热河省

平泉人，放牛放马，苦出身，后来全家迁居到伊兰，租了人家二亩地过日子。巴托尔有个妹妹，名叫乌云，年方十八，尚未说下婆家。张如屏派政治部的人去伊兰巴托尔的家实地侦察了一下，去的人回来报告，说乌云人长得那个俊，赛过年画上的美人，歌也唱得好，一张嘴就跟百灵鸟叫似的，还读过三年书，有文化，家里也不复杂，除了父母，还有三个哥哥，巴托尔是老大，二哥在窑里拉煤，三哥刚当了兵，是梁兴初手下的战士，政治上十分可靠，这样的“敌情”于我十分有利。张如屏觉得这事有谱，就把情况汇报到方强那里。方强听完汇报，一拍大腿说，就是她了！就把她定给关山林，先把狗日的嘴堵上！

方强这么一说，事情就给定下来了。所以才说，关山林和乌云的婚事是方强给做的媒呢。

话虽这么说，但事情办起来，也有个曲折性，这中间许多的周折，是旁人不知道的。

最先是关山林方面的工作要做。方强定下了乌云，但要做新郎官的不是方强，而是关山林，所以还得经过关山林本人。张如屏代表组织上把这事给关山林说了，关山林听罢，一瞪豹子眼，说，瞎扯淡！我关山林能打仗，未必就不能自己给自己找个老婆，要组织上操什么心？再者说了，我说谁，也不能说部下的妹妹呀，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张如屏笑道，你也不用说硬话，就你这个条件，长得跟黑瞎子似的，年纪一大把了，又不懂得温柔，说个媳妇也许不难，说个好媳妇，就得另说了。你还是先看看再说吧。关山林摆着大巴掌说，不看！有什么看的？我就是一辈子打光棍，也不讨这份笑话！张如屏说，什么笑话？这算什么笑话？咱革命军人，咱要讨不上老婆，那才真让人笑话了！张如屏软磨硬缠，把关山林推上了相亲的路。关山林老大不愿意地去了，去是磨磨蹭蹭的去，一会儿说要缠缠马鞭，一会儿说要

换个马镫，半个时辰还没走出院子，回来时却是快马加鞭，把随行的警卫员邵越累得直吐白沫子。关山林在政治部院子里下了马，不顾那马一身的汗直打干喷嚏，提着马鞭子就撞进了张如屏的房间。张如屏正在灯下看书，关山林撞进去就大声说，老张，老张，咱们怎么搞？张如屏放下书，从眼镜上方看着一脸汗泥的关山林，说，什么怎么搞？搞什么？关山林急得一跺脚，说，什么怎么搞？你装什么糊涂！当然是结婚了！我什么时候和乌云结婚！张如屏看关山林那副汗水淋漓猴急的样子，知道他是把人相中了，想着他先前说过的话，有心戏弄他一下，就慢吞吞地说，你说这事呀？这个嘛，还得慢慢考虑考虑。你说过，兔子不吃窝边草，我琢磨，你这话也有一定道理，我原来考虑的不周到，要照你这么一说，也对，要都在同志之间找媳妇，以后我们部队里同志之间怎么称呼呢？叫舅子？叫妹夫？都不合适，不成体统嘛！关山林一听张如屏这么说，急了，说，我操！未必当了同志，连妹妹也成了敌人？就得跑反了不成？怎么不想这是同志加亲戚，阶级友爱，越爱越亲呢？谁要这么说，我豁出这个旅长不当，立马毙了他！张如屏一看关山林动了真性子，玩笑不敢再往下开了，连忙站起来说，好了好了，和你说着玩的，你就当真的了。就算这样，你也不能太急，婚姻问题，得有个过程，人家姑娘才十八岁，还小，再说，对象对象，得互相对对才行，你看中了人家，人家没准还看不中你呢。关山林板着脸说，你这样说，我可就不高兴了！张如屏说，你不高兴怎么的？你不高兴也得一步一步来，要不咱们革命军队还能动抢？那不成了土匪了！这事你先忍一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一切由我来安排。关山林知道自己被识破了，先前也没有打算瞒什么，这时再急，也急不过政治部主任说的道理，纵有再大的想法，这回也只好听他老夫子的摆弄了。

其实，张如屏并不是成心想摆弄关山林，正如他说的，这事

确实得一步一步来，敌情摸清了，地形侦察好了，还得火力接触呢，还得分割合围呢，还得发起冲锋呢，任何胜利都不是唾手可得的，仗得一下一下地打，搞对象也是如此。再说，方强作为司令员，和高高在上的父母大人似的，一张口就是她了，把她定给关山林！这话说起来轻巧，既不费嘴皮子又不费鞋底子；关山林砍樵撞着个仙女，冷不丁地乐昏了头，急着要做新郎官，这念头当然痛快，可是，真正操办起来，不是就是棒子粥咬大饼，凑到嘴边就能吞下肚的事。别的不说，关山林和乌云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定的自然差距。从年龄上讲，关山林三十五六了，人家乌云才十八，岁数上相差了一半；从相貌上讲，关山林虽说人高马大，虎背熊腰，但胡子硬得能扎死牛，两天不刮就跟爷爷似的，皮肤粗得能当筛箩褪麦麸子使，不动急还好，若再一动急，脸红脖子粗，就和庙里的凶神恶煞没两样，而人家乌云姑娘呢，张如屏是没见着，据政治部去调查的人讲，人长得如出水芙蓉一般俊俏，长腿小细腰，皮肤白皙，嫩得轻轻一碰就能出水儿，关山林回来后的猴急劲儿也证实了这一点，就这样战争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人家姑娘能不能接受这门亲事，还是个问号。乌云不是部队上的人，不在组织，一个老百姓，部队就是看中了，也不能强迫，所以，这事得慢慢来。

张如屏毕竟是老政治工作者，有经验，办这种事，也是游刃有余的。张如屏先要人拿着部队上的命令去伊兰招兵，当然不是大量招，只招一个，就是乌云。那个时候东三省的大部分地盘都在共产党手中，伊兰属于解放区，老百姓几十年来深受兵匪小日本的苦头，是共产党让他们翻了身，有了田地 and 主人的架子，在众多的武装组织中，老百姓爱戴的是抗联，亲近的是鲜人敢死队，敬重的是张帅的队伍，这三支队伍有个共同之处，就是既打小日本又剿土匪，还不骚扰老百姓。当然，三支队伍中，头一个要属抗联好，能招到抗联当兵，自然是一种骄傲。再说，乌云有

两个哥哥在抗联当兵，招兵的人一去，乌云听说能和大哥巴托尔在一块儿，不知道有多高兴，也没多问一句，告别父母跟上招兵的人就来了。

人来了，先到政治部报到。张如屏一看，果然天仙似的人品，人也很单纯，只是有些羞答答的，不敢和人说话。张如屏心里暗下就笑，想狗日的关老虎难怪急了，这副人坯子，能叫人不急吗？张如屏坐下来，细声细气地和乌云说了一会儿话，无非是问了一些家里的情况，本人对参加革命军队有什么想法，再就是说了一番有关的大道理小政策。聊过，也不留人，直接就把乌云分到军区独立旅里当兵。

乌云到独立旅一报到，人家把关山林介绍给她，乌云一看，原来这位到伊兰自己家里去过一次的黑大个竟是自己的旅长，当时就吃惊不小，红着脸，手里揪着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也不知道说话，只管低着头。穷人家的女儿，草原上长大的，平日没见过多少世面，兵匪什么的倒是见识过，就是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只觉得这个官凶煞得很，见了部下连个笑脸也不给，不像他背后那个叫邵越的卫士，细眉细眼，娃娃脸，见人一脸的顽皮笑意。正琢磨着，那边关山林一脸严肃，正眼也不瞟新来的小女兵一下，说了一句，把长辫子剪了，发一身衣服，让她去卫生队报到！说完这话，人就走掉了。乌云还在发愣，一旁政治委员金可笑眯眯地说，邵越，你去，带小乌去处理一下个人卫生，到后勤领一套军装，再通知卫生队来领人。邵越听了，响亮地答了一声：哎！领着乌云出了旅部。

独立旅是战斗部队，下属两个主力团、一个保安支队、一个骑兵连、一个机炮连，三四千人马，全是和尚，没有一个女人。政委金可和参谋长倒是有家属，可家属在合江省城里，不随队，部队乍一下来了个女兵，且是如花似玉的妙龄小女兵，整个旅就像一包黑芝麻中掉进了个月亮，满包都被照亮了。乌云被分到卫

生队当护士，干的是洗洗绷带抹抹红药水的事，人到了不久，干部来看，战士来看，连远在几里地外的两个团队都有人往卫生队赶，还有的看了一遍没过瘾，回去后找着借口再来看一遍，把个卫生队，闹得像个集市似的。乌云打小在草原上长大，人虽腼腆，性格却开朗，见谁都是一脸甜蜜蜜的笑，拿那些干部战士，全当自己的哥哥弟弟，谁要涂抹点儿红汞什么的，她就轻手轻脚地往伤口上涂，一边鼓着小嘴心疼地吹着，不管伤在胳膊还是臭脚丫子上，一点儿也不嫌，还不停地眨巴着大眼睛关切地问，疼吗？疼吗？疼我再替你吹一会儿。兵们脸红了，连忙缩回脚，把臭脚丫子往鞋里塞，说，不疼，一点儿也不疼，挺好的！心里就想，这小女兵，长的像观音，心也是娘娘心呢。这么想过以后，就心满意足地往连队走，回到连队，自然要把自己的故事渲染一番，惹得更多的人天天往卫生队跑。那些日子，独立旅的病号特别多，而且一色是割了手划了腿儿的，忙得卫生队长差点儿吐血，红汞也用得快，三天抹去一小桶。卫生队长吃不住劲了，去找关山林，说，旅长，乌云不能待在卫生队，你快点儿把她弄走吧，再这样下去，我受不了人家的伤病，自己先得累死了！关山林问明情况，心里不免好笑，说，那些装病的，你不会撵走吗？卫生队长说，谁说他们装病？他们这个把手割破一道口子，那个把腿划破一块皮子，血淌得跟开屠宰场似的，你能说他们是装的？你就是能说，可总不能不给他们处理吧？关山林想想，也是，这些大兵们，别的没有，一腔子血都旺，为了看那个漂亮的小女兵，这点儿血他们舍得淌。这种事，又总不好当着全旅的面下一道命令，命令所有人一个不许去卫生所参观，你就是堵住了泡病号的，却堵不住真病号呀。乌云的来由是军事秘密，这里面的内幕，独立旅除了五位旅首长，就是关山林的警卫员邵越和马夫靳忠人知道，连乌云本人也被蒙在鼓里，要说出去，让人家怎么想？再说，人放在独立旅里，长期以来也不是事，年初部队在

北满东安、密山县的连珠山、黑台、半截河子一带打郭清典杨玉范的东北挺进军，抓到了郭清典的五姨太双枪黑蝴蝶，人抓回来关上了，打算过一阵子押送到佳木斯去，哪知道看守俘虏的一个排长竟和风骚的黑蝴蝶搞上了，两个人借着后半夜躲在牢房里胡搞了一气，然后密谋着逃走，幸亏被查岗的发现了，抓了起来。关山林一听这事，火冒三丈，二话不说，立马把那个排长和黑蝴蝶一块儿绑出去毙掉了。关山林这时想起这事来，心有余悸，乌云和自己的关系目前无法暴露，放在旅里，一旅三四千如狼似虎的光棍汉，没准什么时候就给闹出了事，弄个鸡飞蛋打，老婆婆跌跤子，泼了鸡汤砸了罐。

关山林想着这事不是办法，就去找张如屏。张如屏仿佛早有准备，笑咪咪地说，这事好办，我早打听过了，省委在牡丹江市里办了个药科专门学校，地方上部队上的学员都有，咱们把乌云送到那里去，一来嘛，可以避嫌，躲个清静；二来嘛，可以让乌云读点儿书，学点儿文化，给咱们大旅长当老婆，没点儿墨水还行？三来嘛，你们旅部离市里也不算太远，你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常去看看，单独谈个话什么的，关心关心她。关山林一听，愁云顿解，咧开嘴笑道，还是你狗日的有主意，难怪让你当政治部主任，你这政治，算是做到家了！这事要弄成了，喜酒我先敬你！说罢，用力在张如屏背上拍了一掌。关山林什么样的劲儿，那一掌，拍得张如屏咧开嘴猛抽一口凉气，人差点儿没窝到地下去。

乌云第二天就接到通知，到牡丹江市药科专门学校学习。乌云人年轻，心里什么也没装，纯得像一块白绸子，往日在家里，帮着父母做些家务活，和村里的姐妹们凑在一起做做女红，剪剪窗花，日子虽然清淡，却也无忧无虑，突然有一天，来了两个当兵的，把她接到了部队，当上了女兵，部队像个大家庭，干部战士全都不拿自己当外人，哥哥弟弟一般地亲，她也知道，那些战士去卫生队里看病抹药水，多半是为了看她，她也不生恼，脸蛋

长得俊长得丑，全是父母给的，就像草原上的花朵儿，长在那儿，你能不让人来看？看看又能怎么的，能少了什么？什么也不能少嘛，这么快乐地过了没几天，又稀里糊涂地接到去学习的通知，自己完全弄不清这里面有什么样的安排，以为当兵也好，读书也好，全是顺其自然的事，都是应该的。她也去找过哥哥巴托尔，巴托尔刚配合三五九旅外出打仗回来，正在刷洗倦怠的马匹，听妹妹这么一说，自然为妹妹高兴，说，上级要你去学习，你就去，部队里只有考虑要重用的才让去学习，你不要辜负了首长的希望，好好学，学成了回部队来好好工作。又说，部队和家里不一样，万事不能任性，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别给组织上找麻烦。乌云听着，一个劲地点头，然后恋恋不舍地和哥哥道别，回到队里，收拾行李，等着旅里派人来送她到牡丹江。

送乌云去牡丹江，本来金可是要旅里那部日本吉普去的，那是关山林出关时缴获日军的，一直没上缴，这车就名正言顺地留在了独立旅。这车照说是旅长关山林和金可政委的座车，可关山林不喜欢车，喜欢马。关山林从小是放牛长大的，对牲口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关山林的家乡，有牛的人家得是外面有地，圈中有粮的富裕户，有马的人家光有地有粮还不行，还得有势力。关山林家是雇农，别说家里连条牛腿子都没有，因为自家没地，连牛粪捡着都没处使，平时牵着主人家的牛去山上放，看着人家的马拉着胶皮轱辘轮大车威风十足地呼啸而过，心里十分眼馋。后来当了兵，与马有了缘分，从此便拽着马缰绳不肯松手，当兵的时候轮不上他有自己的坐骑，行军打仗若累了疲了，只配拉着首长的马尾巴摇摇晃晃地走，等到自己当上了首长，坐骑是一天不肯离身，有空的时候，还帮着马夫饮饮马，刷刷马，也学得了一套相马经，譬如好马讲究几宽几紧，蹄爪如何，四膊如何，皮毛如何，眼耳如何，腰肚如何；烈马如何驯，病马如何治，都有一套讲究。在延安抗大二分校学习的时候，学员中时兴照相的风气，